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四輯

清高宗實錄選輯（下冊）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四輯
(64)

清高宗實錄選輯（下冊）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六種

清高宗實錄選輯
(下冊)

清高宗實錄選輯（三）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夏四月初二日（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康熙年間奸民朱一貴聚衆滋擾，經提督施世驃統領大兵悉由廈門進剿，不及一月卽已收復葺功。蓋因大兵會合一路由廈門進攻，聲威壯盛，賊匪望風膽落，故能一舉殲滅。此次賊匪起事之初，黃仕簡、任承恩領兵進剿，分路配渡；其餘將弁又各由別途陸續進發，已覺兵勢稍分。伊二人一抵臺灣，卽應彼此會合，厚集兵力直擣賊巢，將首惡擒縛，餘黨自必瓦解。乃黃仕簡、任承恩僅派撥將備零星打仗，四處堵禦；以致賊匪從而生心，得由山徑繞道蔓延各處嘯聚，官兵轉爲所牽掣，兵分而力見單。幸而賊匪不過么麼草竊，並無謀計；設遇狡黠奸徒逞其鬼蜮伎倆，豈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轍耶！着常青抵臺灣後，卽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其添調粵兵，遵照前旨全歸常青統率，以期兵威壯盛、士氣振奮，專力全赴賊巢搜剿；斷不可又蹈黃仕簡、任承恩故轍，輕分兵力、觀望遲延，俾賊匪得以四散牽掣，葺事致稽時日也」。

初三日（庚子），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奏：「總兵郝壯猷、柴大紀等馳赴南北二路，分剿賊匪。郡城爲全臺根本，不可無大員彈壓；是以親督官兵居中堵禦搜捕，並爲兩路接應聲援。日內督臣常青到臺，臣卽親率官兵進剿」。諭軍機大臣曰：「黃仕簡不過

因遷延日久，連奉諭旨嚴飭，爲此飾詞以掩其退縮之罪。幸而朕先事豫籌，派令常青前往督辦，黃仕簡得有所藉口；若使朕不派常青前抵臺灣，黃仕簡又將何辭，豈思久坐郡城以待賊之自斃乎！況林爽文既歸巢穴，其餘附近賊匪不過么臍草竊，如易連、陳邦光等皆可堵截搜捕；又豈專賴提督大員坐擁重兵，以防其後來滋擾之理。卽總兵柴大紀、郝士猷等收復二縣城後，自應統領官兵直抵大里杙賊巢，奮勇剿除；乃該鎮等卽以防守爲名，並不上緊追捕截擊，任其竄伏團聚，以致賊匪繞道蔓延，官兵轉爲牽掣。是該鎮等效尤觀望，畏葸不前，卽郝壯猷之罪亦與柴大紀之失陷城池、漫無籌畫者相等。現據李侍堯奏「逆匪林爽文與各賊黨將大里杙一帶掘壕放水，復築土牆，安設礮位」等語。賊黨盤踞穴巢，以圖併力拒守，看其光景，別無他圖竄匿之計，轉可聚而殲戮，其事尙屬易辦；恐大兵雲集，四路圍攻，賊匪計窮力蹙，或竄入內山希圖苟延殘喘，搜捕轉稽時日，不可不豫爲籌辦。着常青抵臺灣後，卽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揀派精銳，親行帶領，直赴大里杙奮力圍剿，務將首惡林爽文一鼓擒獲，餘黨殲除淨盡。其堵截賊後路、不使竄入內山一事，則專責之柴大紀。並着常青詳悉曉諭柴大紀，伊係有罪之人，姑令帶罪圖功。現在大兵進剿，賊匪竄入內山之路最關緊要，卽責成該鎮專力堵截。若能將賊首拏獲，不使餘黨一名竄逸，不但宥其前罪，並當仍錄其功；若再不能實力奮勉、立功自贖，以致賊首林爽文從伊防守之地竄逸及餘匪復有逃入內山等事，則惟柴

大紀是問，恐伊不能當此重罪也」。

初四日（辛丑），諭曰：「黃仕簡奏：「三月初十日海壇鎮總兵郝壯猷來臺灣郡城，據稱：初四日參將瑚圖里稟報自山猪毛被賊攔截、不能過溪，該總兵隨派員帶兵前往接應；行至硫磺溪，猝遇賊匪圍截，衝散官兵未回甚多。賊即來攻營盤並攻縣城東門，該總兵將城外官兵移駐城內防禦。初八日，賊匪益見加增，攻犯更急，由南門進城放火攻殺，以致官兵衝散」等語。郝壯猷係派往南路勦捕大員，既經收復鳳山縣城，自應一面派兵設卡防守，一面親率將弁追剿賊匪；乃安坐營盤，既聞瑚圖里被賊攔截，不即親往接應，以致賊匪乘勢攻圍，縣城復陷。況該總兵所帶之兵計有三千餘名，不爲不多；當賊匪來犯時，兵丁等畏賊退避，該總兵即應將退避者立時正法數人使知儆懼，其餘策令向前，一鼓作氣、同心抵禦，何至紛紛潰散！即或賊多兵少，勢不能支，亦應奮不顧身，殺賊而死；甚至無能自勿，應不失城亡與亡之義。從前征剿緬甸時，如明瑞、觀音保、扎拉豐阿皆因綠旗兵丁懼怯，不能勝敵。今日適有松潘鎮總兵穆克登阿來京陛見，經朕詢問，據稱「征緬甸時伊即跟隨明瑞等打仗，目擊彼時情事，將軍等非不可以退出，而明瑞等僉言受恩深重，兵散勢窮，寧死於賊，不死於法。即或退出後倖邀寬典，亦何忍覩顏視息，是以不肯生還」等語；朕聞其言，猶欲爲之墮淚。明瑞等能知大義，咸以身殉；其身後既邀優卹世職，復予專祠，子孫至今受恩勿替，歿有餘榮。郝壯猷以專

關大員，寧不聞知；乃亦效綠旗兵弁恇怯惡習，自懼重辟！且日前降旨將任承恩革職拏問時，其陸路提督員缺，朕因郝壯猷收復鳳山尙爲出力，曾諭令常青查明：如果郝壯猷堪勝提督，卽行奏明，候朕簡放。今伊於賊匪復犯鳳山時，既不能先事防禦、又不能督率弁兵奮勇殺賊，潛回郡城；似此畏怯倖生之員，若不明正典刑，其何以肅戎行而昭軍紀。常青接奉此旨，卽將郝壯猷在臺灣郡城傳集衆將弁，將伊正法。並將前旨本欲用爲提督及現在又因其棄城潛回，是以按軍法從事各緣由向其宣諭，俾知賞罰分明，禍福惟其自取；郝壯猷卽身伏刑誅，亦當死而無怨。其派往接應及城內各官兵又皆何往？並着常青查明據實參奏。至瑚圖里身係滿洲，前於賊匪滋擾鳳山時因兵丁衝散，該參將遂乘馬馳至郡城，已有應得之罪；第念其究因倉猝兵散所致，與自行脫逃者有間，是以仍令帶罪効力。今據黃仕簡奏：該參將又於山猪毛地方被賊攔截，不能過溪。若係賊人踞守溪河險隘，尙屬可原；倘竟係該參將畏懼賊勢、借詞躲避，亦如郝壯猷之逃回，則其罪更無可道。着常青卽查明一面奏聞、一面將該參將正法示衆。此事總由黃仕簡、任承恩二人一南一北互相觀望，以致各鎮將效尤玩誤，久稽葺事。幸而朕洞燭幾先，早令常青往臺灣督辦，得以及時整頓；設朕亦不豫爲籌及，直遲至此時始派常青前往，該處無人統率而黃仕簡又以病軀懦怯，諸事營亂，或竟至墮賊術中爲其所擄，更屬損失威重，尙復成何事體！現據常青將該提、鎮等罪狀查明參奏，並自請議處；除郝壯猷應行正法及

黃仕簡、任承恩拏問之處另經降旨外，柴大紀、普吉保姑念其從前奮勉，現令帶罪自贖，暫着從寬交部嚴加議處，以觀後效。常青從前率據黃仕簡等咨報，冒昧入告，咎亦難辭。但念其遠隔重洋，未能得知確信；且該督現在臺灣督辦，本日奏到各摺，悉合機宜。常青着加恩免其議處；該督自當益加感激思奮，妥速籌辦。昨據李侍堯奏，所調粵省兵丁四千名抵閩時卽陸續配渡。現有添派閩省駐防及內地官兵共三千餘名，交恒瑞、藍元枚分帶前往。各兵未到以前，與其閒住待兵，常青應就臺灣現有官兵選派精壯者先令前赴郡城附近處所或南路鳳山一帶，將竄聚賊匪掃除淨盡，廓清後路；指日官兵雲集，會合剿捕、直擣賊巢，更無返顧之憂，料此么膺草竊無難一鼓殲擒。此事現交常青督辦，常青卽着授爲將軍，恒瑞、藍元枚着授爲參贊，俾事權歸一，軍威益振；以期迅奏蕩平，綏靖海疆。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又諭：「前因李侍堯奏：「南北兩路提督各有牽掣，不免坐費時日」等語；已降旨將任承恩革職、拏交刑部治罪，黃仕簡撤回廈門候旨矣。此次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衆滋事，任承恩亦奏請前往；朕意卽以任承恩不應同赴臺灣，亦恐水師非其所轄，呼應不靈，未免掣肘，轉於剿捕無益。但因任承恩業已登舟配渡，多一人或可得一人之益，是以未令轉回。詎伊二人抵臺灣後，並不親臨行陣，定期會攻；一南一北，互相觀望。果不出朕所料，以致賊匪日久蔓延，迄今未能撲滅；其玩延貽誤，厥罪維均。卽或黃仕簡因

年老患病，不能親身帶兵，及任承恩到彼後不能零星堵禦，抑或賊匪衆多，兵力實不敷剿捕之處；伊二人早應隨時據實直陳，候朕指示籌辦。乃伊等並無一字奏及，是其種種貽誤，實無可置喙。而黃仕簡係水師提督，臺灣乃其專轄，現在剿捕事宜又經朕特交督辦；乃安坐郡城，漫無籌畫。伊尙如此畏葸因循，更無怪任承恩之意存推諉；其罪視任承恩爲尤重。任承恩既經革職拏問，黃仕簡亦難寬宥；昨已降旨將黃仕簡撤回內地，候伊到廈門時，着李侍堯卽傳旨將伊一併革職，拏交刑部治罪。若論黃仕簡、任承恩貽誤緊要軍務之罪，均應按律卽行正法。朕辦理軍務信賞必罰，而於畏葸退縮者尤必重加懲治；故能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所向克捷，底績成功。今黃仕簡、任承恩恆怯貽誤，若在他入，必當正法。但念黃仕簡年老、又係病後，且伊從前辦事尙屬勉，受恩最久；所有公爵係伊祖所立功績，自應承襲，卽照黃仕簡從前原奏，令伊長孫黃嘉謨承襲。至任承恩係任舉之子，任舉前在金川出兵時打仗受傷陣亡，其長子又以巡捕營遊擊因救火得傷身故，亦無子；任承恩現無子嗣，若將任承恩正法，是任舉臨陣捐軀竟至絕嗣，朕心實有所不忍。黃仕簡、任承恩俟到部時，該部自當照例定擬具奏，然均可加恩貸其一死。所有福建水師提督員缺，着藍元枚調補；其陸路提督員缺，自當於臺灣總兵內擢用。柴大紀於林爽文滋事不能豫爲防範，到諸羅後又不進剿斗六門賊匪，本不當復邀陞擢；但念其防守郡城尙爲奮勉出力，功罪自不相掩。所有陸路提督員缺，着加恩令柴大

紀暫行署理，以觀後效」。

諭軍機大臣等：「據常青奏」到臺灣後查明官兵遲誤，據實指參及添調兵丁情形」，所辦俱合機宜。惟任承恩身爲提督，乃畏葸不前，既不駐筭彰化縣城以逼賊巢，又不與柴大紀夾攻斗六門，其罪奚辭！豈可復留該處再令帶兵，仍滋貽誤。着遵前旨，將任承恩解京治罪。至郝壯猷所遺海壇鎮總兵員缺，着常青於現在帶兵將備內詳加體察，實有奮勇出衆人員，則不拘階級之崇卑，即奏請破格超擢，以示獎勵。至常青現在飛咨添調本省及廣東、浙江兵共七千名，俱由鹿耳門進口會集。粵東潮、碣二鎮兵丁，前據李侍堯等奏，業經檄調四千名，已較常青所調者多一千名；於三月十六日，自粵省分起起程，即可陸續到彼。至浙省兵向來柔懦，更遜閩省，且距閩稍遠，此時檄調亦緩不濟急；着傳諭琅玕竟可停止派撥。現於常青原調兵數止少一千名，朕思福建駐防滿兵雖不能如京師健銳、火器等營勁旅所向無前，究屬心力堅定，較之綠營恆怯尙爲得力；況常青曾任福州將軍，駐防兵皆其舊屬，呼應自靈。着恒瑞於滿營內挑選一千名，並派得力之協領、佐領等官分起管帶；恒瑞即親身統領，前赴臺灣會合進剿。所有兵丁口糧、配渡各事宜，即着徐嗣曾妥爲料理。其福建續調之綠營兵二千名，即着藍元枚親身統領，前往臺灣會剿；內地亦不可無提督彈壓，所有水師提督事務，着漳州鎮總兵常泰暫行署理。現在粵省添調兵丁四千名及本地續調之內地官兵，自己陸續至廈門會齊；着李侍堯妥

速料理，卽令其配渡。常青於新調官兵未到之前，固不宜冒昧輕進；然坐待稽延，恐賊匪又生別計，亦非良策。自應將現有官兵內詳加挑選，擇其壯健者派令奮勇將備帶領，先至南路鳳山一帶搜捕賊匪，逐一殲除淨盡；俾後路肅清，將來大兵往北攻剿，不致有反顧之慮，較爲妥善。至鳳山駐守兵丁三千餘名，何至遇賊卽行潰散！現據常青奏：先後奔回之兵止存四百餘名；餘名皆向何往？豈有復從賊之理！着常青俟事定後，嚴查爲首之人，從重辦理。其現在退回之兵，按照兵法俱應概予駢誅；但念人數衆多，究係領兵將弁不能首先奮勇，以致兵氣不振，姑暫貸其一死。着常青明白曉諭該兵丁等，令其激發天良，奮勉自効」。

初五日（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於浙省原調兵三千名外，再增調兵一千名」一節，浙省兵丁懦弱，朕南巡時，閱看浙兵與閩兵角藝，卽形畏怯；況現在臺灣賊匪皆係閩人之剽悍者，閩兵攻剿尙不能勝，何況浙兵更不如閩，調往協剿豈能得力。是以昨據常青奏調，已傳諭琅玕停止。今據李侍堯奏：「爲海疆緊要，存兵無多，請於浙省派撥」；所奏亦是。此項浙兵止可分撥內地海口各營協防；若以之進剿，自不若本省兵丁爲得濟。自應遵照所降諭旨，在閩省各營先行抽撥；其浙兵到閩時，竟留於內地防守。至李侍堯請調浙省兵丁四千名較之常青原調浙兵數目已多二千名，昨已經朕籌及閩省駐防滿兵自較綠營爲優，則此一千滿名抵浙兵二千，況係常青舊屬；已諭恒瑞

揀選一千名，帶往會剿。此時，李侍堯止調浙省三千名，自屬敷用。浙省溫、衢地方距閩較近，該處兵丁在浙省中稍爲強健；着琅玕、陳大用卽於該二鎮所屬各營揀派兵丁三千名，速赴閩省，交李侍堯酌量派撥。至李侍堯奏：「鹿仔港一路，現經常青調去普吉保兵一千六百名，分往諸羅。恐任承恩兵單力薄，不能支持」等語；所慮亦是。但任承恩種種玩誤，漫無調度，卽留該處亦終不能得力；昨已降旨將藍元枚授爲參贊，帶領閩兵一千前赴常青處會剿。今思常青既有粵兵四千並駐防滿兵一千及存城各兵，足敷進剿；其藍元枚所帶兵二千名，竟着由蚶江配渡，前赴鹿仔港。藍元枚到彼接代後，將任承恩送回內地，卽行拏問解京。再，常青奏：「賊匪攻得鳳山，乘勢來犯府城，已到十里之外」；是其自來送死。雖閩兵甫經失利，不足倚恃；而常青可以簡其精壯、鼓其勇氣，未始不可以逸待勞，設法堵截剿殺，亦足破賊人之膽。該將軍接奉此旨，卽將如何殺退賊匪之處迅速奏聞」。

十二日（己酉），諭：「現在福建臺灣地方賊匪林爽文膽敢聚衆煽亂、抗拒官兵，殊屬可恨，已就近派兵往剿；須派會於軍營閱歷之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令其分領打仗，始得剿滅賊匪，迅速蒞事。着派健銳營副翼長烏什哈達、護軍參領岱三保、副護軍參領官保、德成額、果勒敏色、三等侍衛雅爾江阿、富克精額、委署護軍參領塔斯哈，着每人各賞銀一百兩，作速束裝馳驛前往，晝夜加緊赴福建臺灣府交常青等令其分管兵丁

，奮勉出力；於沿途驛站，不可騷擾遲緩」。

諭軍機大臣等：「據常青奏「查明鳳山失事及黃仕簡、任承恩觀望遷延，種種貽誤之處」；果不出朕所料。郝壯猷身爲總兵大員，於賊匪復犯鳳山時，既不能先事防禦，又不能督率弁兵奮勇殺賊，潛回郡城；早經降旨令常青將伊正法，以示懲儆。至臺灣現有兵丁經屢次挫損，不免氣餒；常青不可不大加振作。如兵丁臨陣時，有一二畏縮退避者，卽立時正法，懲一儆百；卽將備內有恆怯不前者，亦卽一面正法、一面奏聞。而才能出衆、奮勇殺賊之兵弁，卽奏請破格超擢。今賞去翎子，以備鼓勵戎行之用。俾知死生呼吸之際，退則必死，進則可以殺賊立功、邀恩拔擢；卽不幸陣亡，國家自有優卹。如此賞罰嚴明，自必人人知所感奮，可期鼓舞集事。至總兵柴大紀、普吉保功罪原不相掩，前已有旨令柴大紀署理陸路提督、普吉保仍留軍營，俱令帶罪督兵，以觀後效；果能奮勇出力，不但宥其前罪，並當旌錄其功。現在曾經行陣之侍衛、章京內派出八員卽日起程，令其晝夜星馳前往。但臺灣距京較遠，到彼究須時日；着傳諭常青不必待伊等到彼始行進剿，以致稽遲。俟所調粵兵四千名及駐防滿兵一千名到齊，酌量可用時卽行帶領，直擣賊巢，生擒首逆；務須奮勇持重，計出萬全，以期迅速蕆事」。

十三日（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沿海盜賊，最爲商民之害。今閩省蚶江一帶劫案甚多，並未將首夥卽時拏獲；而嶼仔尾地方僅距廈門十餘里，盜賊竟敢縱橫無忌

，行劫兵船。可見該省政務廢弛已非一日，地方官怠玩諱飾，全不以緝盜安民爲事；遇有劫案，僅以尋常械鬪將就完結，希圖了事，以致釀成巨案。且臺灣遠隔重洋，最關緊要；道、府、廳、縣必須才守兼優之員，方能勝任。朕又聞該省督、撫遇有臺灣缺出，不問屬員才具是否相宜，多以私人調補。而得缺之員從不以冒險渡海爲慮，反視之爲利藪；又安望其整頓地方，實心辦事！此等劣員若到臺灣無所裨益，何皆視爲美缺；而其津益非取之商民，何從而得！則致民怨滋事，劫縣戕官實有由來矣。從前歷任督、撫已多身故，難以追究。雅德由該省巡撫擢用總督，在閩最久，非若富勒渾之尙得藉口在浙江辦理海塘者可比；今貽誤地方至於此極，着令其自思罪狀，明白回奏。若稍有不實不盡，無難將伊拏回，照黃仕簡、任承恩一律治罪，雅德不能似彼二人之尙可寬一線也。至富綱在閩撫任內，雖未及雅德之久，在任亦有二年，而於地方事緝盜安民全未整頓，實難辭咎；亦着據實明白回奏。」

十四日（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常青奏：請簡派曾經行陣之侍衛、章京前往帶兵進剿；已照所請，派烏什哈達等八員令其卽日起程，星馳前往矣。此次臺灣剿捕賊匪，未經簡派御前乾清門侍衛前往者，因常青素非內廷行走大臣，恐呼應不靈，轉不能得力，是以於侍衛章京內揀選派往。常青現已授爲將軍，卽如領侍衛內大臣，加意管轄方妥。若該員等打仗出力，著有勞績，卽據實保奏；尙有不遵約束、率意妄行者，卽

嚴行參辦，不可稍存瞻顧。該員等起程時，已令軍機大臣面行訓諭；俟伊等到彼，並着常青將此旨諭知，俾各敬凜。至此等侍衛章京皆係武職，恐見小貪利，沿途或有需索亦未可定，不可任其所求。伊等果能剿賊立功，朕自優加恩賚。設該員等不加倍自愛，沿途經過稍有額外需索，該督等一經查出，即行據實參奏；朕必將該員等加倍治罪，以示懲創」。

豁免福建彰化縣船戶部有成遭風漂沒運臺兵米九十石。

——以上見「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二百七十八。

十七日（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向來閩省內地民食，全賴臺灣稻田豐熟，得以源源接濟。現在賊匪林爽文等糾衆滋事，農民未能及時栽種；朕心深爲軫念。通省民食關係緊要，必須豫爲籌畫，俾糧食充裕，市價不致翔踊，方爲妥善。浙省溫、處一帶與閩省毗連，從前該省商販往往由海道運至閩省接濟。現距秋收之期尚遠，彼時閩省竟無須鄰省接濟，固屬甚善；倘民食稍有未敷，即應設法早爲調劑，俾得有備無患。李侍堯統轄閩、浙兩省，着會同徐嗣曾悉心酌議，豫行知照浙省；屆期如有必須接濟之處，即委員採買，務令裒多益寡，民食無虞缺乏。至閩省因有臺灣之事，內地糧價自不免稍昂。倘有奸商乘機囤積、居奇射利，最爲可惡；着該督等飭屬密訪嚴查，一經拏獲，即應從重懲辦一二以儆其餘，不可稍存姑息』。

二十日（丁巳），閩浙總督李侍堯奏：「臺灣遠隔重洋，運送兵丁、糧餉等項，俱雇民船應用。查部頒「軍需則例」，但有內河運脚，並無海運明文。其水運條例內開：運糧水脚，順水每石每站三分六釐、逆水每石每站七分等語。海運只趁順風，應即照內河順水之例給價；守候回空，俱不另支口糧。至送兵解銀及官員奉差往來，則就船之大小可載若干石數計算，以歸畫一。又鳳山再失之後，賊匪益肆滋擾，府城現添雇鄉勇萬餘人；又彰化縣屬僅存鹿仔港一處尚在固守，各村老幼男婦來避匿者不下萬餘人，無處得食。經該道、府等請撥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接濟賑卹。臣以鄉勇本義民所雇，固屬急公向義，實亦自衛身家；避難民婦，應於剿匪事竣，量爲安插撫卹；是以概行議駁」。諭軍機大臣等：「現在賊匪勢尙猖獗，竟敢攻犯府城；常青親率官兵鄉勇，臨陣多有斬獲。此時粵東兵丁陸續到彼，常青得此，自可鼓其精銳迅速進攻。李侍堯在廈門一帶籌辦照料，當以催兵速渡、接運軍儲糧餉濟用爲要，餘可徐論。乃李侍堯摺內總總慮及多用錢糧，恐事竣後難於報銷，止將常青咨取銀十萬兩解往；而該道、府等之另請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概行議駁，仍飭將用過款項一一查報，所見甚屬錯謬。所有該道、府請發銀十萬兩、米十萬石，即着李侍堯速行照數運往，以備接濟。並着常青就近先行酌量，如有多餘兵精，或米、或穀散給貧民，務使不致逃散，方爲妥協；不然，非去而從賊，卽窮極搶奪，皆足愆事。況鄉勇義民既爲國家禦賊、兼可衛其資產，是以爲我出力；今

既日久賠墊、既有陣傷亡故，又不能保其所有，亦必逃散從賊。兵丁弁備尙難望其枵腹從事，而況此衆民乎！封疆大吏遇此要務，惟應以速行剿賊，不誤軍行爲念；何必慮及賠累！此輩無知百姓，轉令其竭貲自効，始終忠義自守，斷不能也。李侍堯平日心思尙爲周到，不應不識大體若此！前據常青奏稱：「賊匪將所掠錢米廣爲散給，要結人心，以致日積日衆」；豈閱時未久，該督遽致忘懷耶！着傳旨嚴行申飭。再，前經降旨，因浙省兵力脆弱，停調兵一千名；又添調閩省駐防兵一千名，以足原調四千名之數。今兵丁如已撤回，卽令各歸營伍。尙已行入閩境，卽令其前赴廈門，交與李侍堯酌量調撥，多多益善；卽留於內地巡防，亦無不可。惟在該督等相度事機辦理，總期不誤公事爲要；更不必拘泥迴護，致令歧誤周章，轉使屬員得以藉口也」。

二十七日（甲子），諭：「據常青奏報：「臺灣南路賊匪侵擾府城，屢經親率官兵出城迎捕堵殺，將弁用命、義民爭先，奮勇協剿；接仗數次，共鎗礮打死賊匪二千餘人，生擒正法者五十餘名，割獻首級。奪獲器械甚多，並有賊目帶領手下二千餘人棄械投順，隨同殺賊。現在南路賊匪經此番截殺，勢漸消退；一俟添調官兵到日，卽統率大兵前往諸羅等處各賊巢合兵會剿，務期生擒首逆，殲盡根株」等語。此次賊匪有侵犯府城之信，常青豫先設法防堵，於桶盤棧等衝要地方派令遊擊蔡攀龍等各帶兵分節營盤，相機堵剿；籌畫調度，俱合機宜。逮賊匪分路攻犯府城，常青親率官兵、鄉勇迎捕截殺，